

• 未名叢書 •

裸体世界……

钱玉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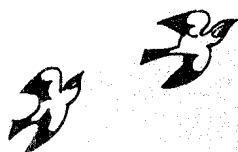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I2477/61

75108

裸 体 世 界

钱玉亮 著



安徽省文联 编



内 容 提 要

好一个“裸体世界”！

这里，既有浓重的历史投影，又有鲜活的时代气息；既缺乏都市的开放，又不似村野的闭塞。不同的思潮、文化、生活方式、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扭作一团，难解难分，于撞击时融汇，在吸引中排斥，从而激发出一个个腐朽而神奇、古老而新鲜、让人惊诧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置身“裸体世界”，你怎么办？

裸 体 世 界

钱玉亮 著

*

安徽省文联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合肥外贸印刷包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62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安徽第1次印刷

印数：1—9150册

*

ISBN7—5059—0710—7

I. 170 定价：2.20元

钓一块绿水

——序钱玉亮小说集

严 阵

到处都乱哄哄的，很想找本好书看看。近几年来，买个书号出本书并不难，把封面印得瞪目把内容弄得结舌的货色似乎越来越多。还有，在醒目的重彩中标出获得过这奖那奖的，象电视广告那样使人眼花缭乱却又象假烟假酒那样叫人不放心的东西，实在并非罕见。正因为如此，我对着书架踌躇了。

恰巧，未名丛书的主持人来了，交给我一本小说集清样。钱玉亮这个名字，对我是很陌生的。不过他出生的地方我却并不陌生，天长——原来的炳辉县，解放初期，我曾在那里搞过土改。我记得那里冬天在农舍濡上一层雾似的小雪，记得那伫立在夏天秧田边的鹭鹭和春天的一片绿水，以及在这美丽的背景上纷纭交织着的多种迷人的故事。不过，自从离开之后，我再没有去过那里，那里的山水和人物，已变得日渐模糊。想不到，我那些似将熄灭的记忆，如今却被钱玉亮的小说突然燃亮了。这小家伙真不简单，他用清新的文笔，如轻风吹皱一池春水似的，在我面前揭开了一幅又一幅我曾相识却又并不相识的画面。应该说，我惊异于他的升华，

我喜欢他的这些作品而且为他高兴。虽然他的这些作品还带有某些稚气，甚至还给人以涉世不深的感觉，但他却是一棵刚出土的好苗子，新绿的叶片上挂满露珠。如果有人勤于锄理并及时防治病虫害的话，他会结出许许多多叫人高兴的果实。不信，请拭目以待。

我没有见过钱玉亮，但当我读过他的部分作品掩卷沉思时，却仿佛看到一个小伙子，正在芳草池边，垂柳树下，默默地钓着那一块绿水，钓着那水中的星星和月亮；云霞和飞鸟，以及那些猛力挣扎着的沉甸甸的思绪。为此我不由在心里说：上帝保佑你，年轻人！

1988.9.17于合肥

目 录

序

严 阵

杀遍西门一条街	(1)
舌头进行曲	(21)
两个钓鱼佬	(36)
土山	(50)
南门街上三老太	(65)
小镇人物	(80)
夜归人	(101)
小妹	(114)
五香	(132)
红草湖的秋天	(146)
裸体世界	(164)
超升	(177)
一隅	(195)
笔记小说三题	(207)
晚景	(216)
莫老先生	(234)
追悼	(249)
作者自述	(265)

杀遍西门一条街

说的是赵世义。

细细讲起来，还是西门人养活了赵世义一家的。他和他老婆都没有一个正式职业。妇遭人家倒也罢了，转转锅台，奶奶孩子。一个主家的男人怎行？但是偏偏就行了。赵世义活了55个年头，活得蛮好！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上帝造就了他，总得给口饭吃。那年月里他不三不四，七捣八戳，也不曾让老婆和女儿饿着一顿。如今乾坤旋转，世道巨变，搁了铁饭碗另开小灶的大有人在，自不待言；他赵世义要有一技之长，想来也非暴富不可。但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无论何时饿不死他，也胀不昏他。不过，若说他真无一技之长呢，也不客观，只不过那两把刷子派不上用场。一是棋儿玩得精。说精，那真叫个精，闭着眼儿也能玩。但正如他老婆常骂的：“当不得饭吃！”还有一样倒是正宗的匠人手艺。他的祖上早先开过染坊，揭开街心的石板看看，那下边的沟壁是靛蓝的，就是他父亲时代的废水染的。生在这样一个匠人之家，他多少继承了一点手艺，可惜这手艺已被时代所遗弃了。想想，如今

谁还自家纺织土布，谁还将穿褪了色的衣裳拿去染它一染？更何况，现今的许多布料儿不落色，也染不得。

话又说回来，当年，赵世义衣着褴褛，整日拢着袖儿在街头转悠，靠变卖祖传的木器和檩椽之类糊口度日，好心的街道主任见了不忍，便找了一份差事给他干：给街里的几位五保户和烈军属拖拖蜂窝煤，挑挑水，每月开一点工资让他拿回去杂米。他呢，并不是什么懒惰人，也就干上了，还干得不错，讨得人夸赞。后来，渐渐地，不是五保户、烈军属的人家也托他顺带买煤，给些脚力钱。100公斤是拖，200公斤也是拖，他便不推辞，当然对那脚力也不推辞。手头宽绰些，也好弄盅酒喝喝。日子到了眼下，西门一条街90%人家的煤都交给他买了。不能说西门人懒惰或阔气，这买煤看看事小，其实挺伤脑筋。第一，煤场在东门城外，还是蛮远的；第二，买煤需要板车，这板车又到哪儿去借？即便有借处了，人家也总不会就搁在那儿等着你；第三，板车找着了，谁去买？老的体力不济，自然一边歇着。中的工作很忙，说等下班回来吧，煤场已与你同时下班。礼拜天？当然行，可是张三、李四全一起凑着礼拜天来了，你就好好地待在那儿排队吧，腿站酸了，对不住，没有板凳儿坐。再说小的，哎哟，还是不提的好，一个个在家里跟龙蛋似的，手不提四两，油瓶倒了也不晓得扶，大人们宠着，巴望他们中状元呢；第四，蜂窝煤这玩艺儿可是易碎物品，没有两下子的掌把技术，经过那凹凸不平的石板街一路颠簸，请你再拖回煤场去，交一

次加工费吧，抑或拉回家和子水贴成牛屎粑粑再烧；第五……罢了，罢了，还是请他赵世义代办吧，甭说100公斤五角钱脚力，出一块钱也乐意！如此这般，便说是西门人共同养活了赵世义一家。当然这养活二字要打上引号才对，人家也是劳动所得。说得好听点，是为人民服务。

赵世义不是那种五大三粗的汉子。他的脸儿很长，腮边无须，恰似一柄瓦刀。再看，身体也长，四肢也长，自然就使人联想到脚手架。他拉车拖煤的相道，咋一瞧，叫人好生怜悯。细而长的腰似一弯弓，肩胛上套着根皮带，随着瘦脖子一伸一伸的，忽紧忽松，活脱的老驴儿模样。人们见了揪心，好言道：“不能少拉些么？瞧你这螳螂似的身子，叫人担心折了。”他呢，却乐呵呵地，先拉长了嘴抿着，两旁生出对括弧，然后才讲：“瘦好呀，精干。千金难买老来瘦嘛。”于是，人们那慈心儿便也释然了，没事儿的就过去帮他推一把。板车走得很吃力，在石板街上吱嘎、吱嘎地叫着。这声音也仿佛是从他那嶙峋的瘦骨里发出来的。

看过赵世义，再看他的老婆——每日上午老婆都要来推车的，恐怕有人立刻就会这样想：八成是那油水都到这女人的肚里去了。不说别的，但见那屁股，多肉！人啦，许多的错误往往就这样出了。说句公道话吧，赵世义的老婆没有十分的好处，但也绝不是好吃懒做的刁妇。说她多胖呢，其实并不出奇，不过与赵世义一比，反差是大了点儿。她今年四十五，女人到了这岁数，没病没灾的都要发福，身体的各部位该饱满的都比年轻那会儿有过之而无不

及。有人讲，这是女人的第二次青春期，再过去几年，便要衰竭、枯萎。还有，这胖与瘦和吃好吃歹自然有些关系，但这仅是一个方面，还有其它诸多的因素呢！赵世义如此瘦主要是他太伤脑，君不见天下科技人员，都是清瘦、憔悴的吗？这脑力劳动苦啊！甬看他们静静地坐在屋里，风雨不着，可那方寸之内在倒海翻江，耗的全是心血！吃了山珍海味也不长肉。他赵世义当然不研究什么科学，什么哥德巴赫猜想，他伤脑伤在棋上。

说赵世义便要说他下棋。

他“他妈的”棋是下得太精、太绝啦，真可谓炉火纯青！倘若他有机会参加各种规格比赛的话，捧奖杯笃定。吹？问问西门一条街的人，看有谁不服气，再看这小城中有哪位英雄能战败他！

不过，想想也实在叫人懊恼。他赵世义起先是个什么货色？人家下棋，他只配拢着袖子，伸着长脖儿看。人都还记得他那痴样儿，微张着嘴，两眼溜直，从挥兵入阵看到偃旗息鼓，一动不动。忘了时辰，忘了吃饭，自不必说，老婆还时常找来骂“魂丢了”！他的魂的确丢在了棋盘上。只要哪儿聚着人，便要挤进去看个究竟，见是下棋的脚下就生了根。日子久了，也看出了点儿门道，在一旁不时地插起嘴来：“拱卒！”“跳，跳马。”下棋人极厌恶他，尤其是岌岌可危的一方心绪更坏，不客气道：“一边去！”他呢，并不一边去，憨憨一笑，不再吱声，将身子的重心移到另一条腿上，再看。过了半日，又忍不住叫道：

“撑士，快撑！”看棋盘上的局势是应该撑士，但下棋的这回撑了士，岂不是听他棋篓子赵世义的调遣吗？偏不！走了两个回合，老将便动弹不得了。你赵世义此刻不要再废话就好了，然而他还要喋喋不休：“瞧瞧，这不完了，我说撑士，我早说要撑士……”败者眼都翻疼了，白搭，只得愤然一跺脚：“罗嗦什么，你，老子爱这么走，老子就爱输，输得快活！”这话不好。赵世义当然是吃不了这一盆，长脖子一梗，脱口就是：“你他妈真不是个东西！”一来一去，让上了，险些儿要武斗。

后来他自己买了一副上好的鼓形象棋。傍晚，喝了酒，吃了几片熏烧肉，一抹嘴，叫道：“丫头她妈，来将碗碟收了。”从高门槛里跨出一个丰腴的女人，麻利地收拾了去。他又叫道：“丫头，将棋拿来。”随即又出来一位灵灵秀秀的小姑娘，端来了棋。他那古色古香雕了花纹图案的桌凳正好铺得下一张棋盘——这桌凳比现今几的桌小，且矮，却又比现今的方凳大，且还有两个小抽屉，故而要说桌凳。双方吃的子儿，可往抽屉里一关，很好。赵世义将红黑棋儿码就，叼上一支烟，晃荡着长长的二郎腿，寻起对手来。见薛三从街心走过，便说：“薛三，玩一盘。”“正忙。”人家没停步地走了。又见驼子走过：“驼子，坐下来杀一盘。”驼子说：“与你杀没劲。”又走了。等到后来，也只有一个刚学会“马走日字，象飞田”的孩童与他下。

他的家门口有一棵电杆，电杆上有盏电灯，电灯虽说昏黄，却是能清清楚楚地照得见棋子的。没人与他下的时

候，他就一个人苦苦地呆呆地看着棋子出神。蚊虫在他的头顶上嗡嗡嘤嘤地唱。看他着了魔，老婆十分心疼，蹑手蹑脚走了来，柔柔地说：“世义呀，回去睡吧。”老婆是个晓事明理的女人，她理解男人。赵世义不赌不嫖，不爱听书，不爱看戏，忙累了一天也该有样什么玩玩才好。男人曾说，此生有烟酒、象棋、老婆这几件东西就知足。烟是吃、酒是喝，棋是玩，老婆是乐，吃喝玩乐全了。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吃喝玩乐吗？但凡事都有个分寸，不能过了，过了便会乐极生悲，玩物丧志。他每日看那木疙瘩儿，能看出吃喝不成？老婆慢声细语地对他讲了，要注意身体，这么苦熬半夜，明晨还要早起，哪有精力拖煤呢。赵世义眯了眯惺忪的睡眼，无言地收了棋子，与老婆一同回到屋里，将门插上，睡了。但他次日晚又依然如故。日日这样，老婆自然生气，骂他“屡教不改的东西”，发狠要将棋烧了。听说烧棋，赵世义扭头甩了一句：“你要将棋烧了，老子便将你老×也给烧了！”差点把老婆给憋死。疼也疼过，说也说过，叫一个女人也无可奈何，只得随他自作自受，而看着男人渐渐成了“西风瘦马”，恨疼交加更不必赘言。

俗话说熟能生巧，巧能生精。赵世义这个棋篓儿不知从啥时起，棋下得竟有名气了。起初人们只默认他经过刻苦学习，有所长进，却并不被他所折服。输与他了，也不以为意，只说是大意失了荆州。没料他赵世义三九天穿裤衩儿一抖起来了，口出狂言，说老薛三是他手下败将，驼子更不在话下。这话传到了老薛三的耳朵里，薛三十分

愤慨，说要给他赵世义一点颜色看看。于是，晚上，赵世义家门口那盏灯下，聚集了诸多行家里手，观两位鏖战。谁料想，堂堂的薛三竟被他杀得一塌糊涂，那老脸儿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不得不站起身来，拱拱手，道：“薛某人老朽了，甘拜下风。”

再说西门街上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姓蒋，人称蒋老。蒋老满腹经纶，令郎次子在去年的机构改革中又擢升为副县长，人们更是刮目相看。蒋老的棋艺高超，在某年的某某系统大赛中曾独占鳌头，现今退休在家，种种花草，看看旧时小说，也下棋，但从不与平庸之辈对弈。听说拖煤的赵世义大胜了薛三，便想见识见识。一天，兴致所至，抬脚跨进了赵家门槛。

虽说是同一条街上人，可蒋老难得去一次赵世义家。到了号头，赵世义自动过来取煤球供应卡与钱，过了两日，又将煤给整齐地摆好在厨房。此外再没有什么来往。坦率地讲，他不把赵世义搁在眼里。此时，堂屋无人，蒋老反剪着手，上下四周打量。屋里零乱不堪，板壁是灰黑的，屋上的望砖、木檩是灰黑的，地面散了煤屑，更是乌黑。想到平素见到的赵世义，那皱纹和鼻孔也是乌黑的，不禁眉儿一蹙，摇了摇头。正打算退出去的时候，赵世义打里屋出来。一见蒋老，吃了一惊，忙道：

“噢，蒋老，稀客，贵客，请坐，请坐！”

蒋老看看板凳倒不黑，便坐了。

蒋老抬头笑笑，说：“都讲你的棋艺突飞猛进，今日

想与你玩一盘，可有空？”

赵世义显然很激动：“蒋老肯赏脸，我实在太高兴啦！”掉头喊道：“丫头她妈，泡茶！丫头，拿烟！”

一刻儿，烟拿来了茶也泡好了。赵世义那颇长的手指一阵划绕，河界两侧的红、黑子儿便都各就各位了。蒋老戴好花镜，看那棋子儿一个个溜黑的发光，忍不住笑道：

“也足见你下了功夫。”又说：“我们还是关起门来切磋吧。”赵世义于是起身将临街的门关了。

过了许久。是许久许久，门才打开，蒋老神情十分疲惫，而赵世义则满面生辉。只见蒋老下了台阶，回头对赵世义说了一句：

“西门街上没有你的敌手了！”

就是蒋老的这么一句话，使赵世义从此便有了“杀遍西门一条街”的殊荣。人不服还不行，他的棋艺练就了，只是人就成了眼下这模样。

“何苦呢？”老婆有时间。

他睥睨她一眼，懒得解释，只说：“你们女人家咂不出其中滋味！”

赵世义渐渐地变了。见到旁人下棋，仍旧过去说上两句，但已不是插嘴，而是指导。让摇摇欲垮的一方重整旗鼓，顿时就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他教导别人说：

“下棋不能光光盯着那几个没有灵性的木子儿，要学会分析、要懂得运筹帷幄。一盘输不算输，二盘赢才是赢……”有几个年轻人见他骄傲情绪日益高涨，实难容忍，便邀他

一战。可走了不到30步，赵世义仰起长脖儿哈哈大笑，说：“摩，这也叫下棋？”言犹未落，人早已踱将了去。那几个年轻人恨不能将他那不可一世的头颅从长脖上拧下来——啧啧，这赵世义！

有一日。事情也正坏在这一日上，使好端端的赵世义起了邪念。这天他与老婆拖着满满一车蜂窝煤，路过老市口，见那儿聚了一群人。他就说歇息。说歇息是假，想去看个究竟是真。一看，是个30来岁的外地人在摆残局，浑身便来了劲儿。他侧身往里挤了挤，有人发现了，悄悄说：“赵世义来了。”围观的人都让了让。这外地人不知赵世义为何人，自然不管他，还在说：“诸位父老兄弟，小的今日到此，想与诸位切磋切磋棋艺。足下这三盘残局，趣味无穷，变化多端，花钱不多，二角一盘，既是玩的，又是学习。谁来？”

“我来。”一位年轻人走了左边一盘的红子，五步下来，不动了，乖乖递了二角钱过去。又说：“我再走蓝子。”可五步下来又不动了。众人看了，连连说怪，真是变化多端。外地人将四毛钱塞进兜里，得意洋洋地问：“谁再来？”

“我来试试。”赵世义一捋袖子，伸出了长臂，问：“和了怎算？”外地人道：“算你赢。”赵世义暗暗一笑。这玩艺儿糊了天下人，糊不了他赵世义，他有一本古棋谱的手抄本《梦入神机》，这三盘儿都是那上面的。刚才年轻人下的一盘，叫“二龙汲水”，走到底儿也只能是

和，另外两盘，一是“暗渡陈仓”，一是“瞒天过海”。他动了“瞒天过海”的一着。又走了几步，外地人抬头打量了他一眼。再走几步，外地人掏出了二毛钱，说：“让你破了。”

赵世义手指一点“二龙汲水”：“再来。”也是走了五步，外地人突然“哗哗啦啦”将棋搂了，往包中一塞，站起身来，拱拱手：“有眼不识泰山，请多多包涵。”说罢，竟脚底抹油，溜了！

赵世义于是名声大震，被人誉为“棋神”！

他没有喝酒，但分明醉了！

当晚，他一个人痴痴地看着那二角钱，看了足有二个钟点。后来他郑重其事地叫道：“尹玉珍，你过来。”老婆一愣。自从有了丫头，男人一直叫她“丫头他妈”，今日是咋了？她疑惑地走过去了。

“你时常说我，下棋当不得饭吃，从明日起，我想要下棋当饭吃了。”

老婆将手捂在赵世义那窄巴的脑门上，看他发烧不发烧。“去去，”赵世义推开她，认真地说：“从明日起，我决定去热闹的地方摆棋摊，一盘二角，十盘便是两块，轻轻巧巧，不用再卖苦力了。”老婆也认真了，骂道：“你不要做梦想屁吃，还是给我老老实实在地拖煤！”赵世义眼儿一白，“我凭啥要老老实实在？与你说了，就不要唠叨，每日保证给你两块钱过日子还有什么话讲。”然而，女人不唠叨也就不是女人了。但唠叨了半夜，还是无效，最后

她说：“就那么十来个子儿，摆过来搁过去，就赢了人家钱，这不是剥削吗？”赵世义眯了眯眼，反诘道：“那剧院里唱歌跳舞的不也是剥削吗？”老婆还想说，赵世义长腿一伸踹了她的肉屁股：“操你妈的，睡觉！”

赵世义一扫昔日那黑不溜秋邋邋样儿，穿得干干净净，头儿梳得亮晶晶的，走上街头摆棋摊了。

小城中的棋迷纷纷被吸引了去，望着残局琢磨半日，一下，输了。不服再下，又输了。再不服再下，还是输了。一位观战的暗自骂人笨蛋，自己上去了，不想也是笨蛋一个。另一位的心也开始痒了……赵世义的生意真不坏。

三日后，一个严重的问题露出了端倪。西门街上有些人家的煤眼看要烧完，去找赵世义，赵世义挟着棋盘正匆匆地上街去，只扔下一句话：“自己的事自己做吧，我改行了。”人们瞠目结舌，想起当年他穿着破衣烂衫在街头转悠的模样，不由地叹了一口气：“这世道变得太厉害了！”

西门街上有好几位常到蒋老家坐坐的老爷子，向蒋老诉起苦来。方才说了，这买煤是十分繁琐且苦累的事情，薛三这刻连连叹息，说到了花甲之年，退休在家本该享享清福的，不曾想到还要受这般苦楚。他昨天折腾了一上午，才将200公斤煤给弄了回来，今早起来，浑身疼痛，贴的膏药不下于5角钱。“这赵世义，你怎么就想去摆棋摊的呢，唉。”说着又叹息了。驼子说：“你老哥儿还好，我呢，我这腰能拖得了车？叫我那狗日的儿子去买，他又